

基于叙事学理论的中学鲁迅作品间离手法及其教学设计研究

钱欣怡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对间离手法的分析可以利用叙事学理论进行,以新的视角发现叙事文本表现出来的间离效果。本文以中学语文的鲁迅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间离手法的分析结果进行教学设计研究,以期对教学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叙事学理论; 鲁迅; 中学语文; 间离手法; 教学设计

鲁迅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间离手法,关注其叙事角度,用叙事学理论去寻找间离手法的出现,分析其表达方式,是一种较为创新且有科学性、可行性的解读途径。本文研究对象限定为中学语文鲁迅作品,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对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思考教学效果的提升,助力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一、概念界定

(一) 叙事学理论

“叙事学”包含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表达的方式逻辑,是“研究叙事的本质、形式以及功能的一门学科”^[1]。叙事学理论由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方面构成,对文本的叙事进行分析,“主要解决作品‘如何写’、‘怎样说’的问题”^[2]。

(二) 间离手法

“间离手法”原本是一种戏剧表达方式,意在呈现一种陌生的表演,使观众、演员与戏剧产生距离感,不融入情节中,是一种“异化”或“陌生化”的营造。迁移到文学领域中,就是作者刻意利用一些写作手法,使读者对描写的情节、对象感到陌生,跳脱于文本之外。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使作品“侧重于引导读者进行思考,使读者能够在阅读中获得某种启迪或反思”^[3]。

二、基于叙事学理论的中学鲁迅作品间离手法分析

叙事学理论对于文本的叙事方式的分析,主要从叙述者、叙事时空等角度出发。布莱希特提出了三种间离手法:第三人称叙述、过去式、舞台(文学)提示和舞台(文学)说明^[3],前两点对应了叙述者和叙事时间,最后一点可以理解为叙事文本中的叙事

声音,体现在叙述者和真实作者对于文本的安排上。结合上述观点,分析中学鲁迅作品,主要从“叙述者”和“叙事时间”两个角度入手,分别归纳出两点间离手法的运用方式。

(一) 从叙述者角度分析间离手法

1. 叙述者与主人公分离

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中,很多时候叙述者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而是以叙述者的“我”讲述出故事,展现主人公的遭遇。这样安排,使叙述者夹在读者与主人公之间,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看故事的发展,减少了读者融入故事情境的机会。并且,叙述者本身也独立于主人公的遭遇外,会对主人公及其经历产生自己的心理想法,读者通过叙述者的叙述看故事,进一步拉远了读者和主人公之间的距离。当叙述者和读者的观点产生冲突时,更加剧了读者的陌生感。

以《祝福》为例,叙述者是回到家乡的知识分子“我”,而主人公是祥林嫂。整个故事看似以“我”为主体,实则围绕祥林嫂展开,拼凑出祥林嫂的人物形象,间离手法从“我”对于祥林嫂的看法和描述可见。如在“我”遇到祥林嫂后,始终让感到悚然和不安,最终得出要离开的想法——把祥林嫂给“我”的感受呈现给读者看,透露祥林嫂唯一可以询问的“我”其实对于她也存在看客心理,此时祥林嫂不仅不融于故乡的人们,也不融于故事的叙述者“我”、不融于读者。同时,“我”看似和读者站在一方,实则也存在距离——“我”并没有直接表露内心真实想法,而是为“说不清”开解并转移话题,迂回的表达方式使读者了解“我”的真实感受存在困难,而在读出这层看客心理后更加会对“我”产生质疑,引起对当时

知识分子的反思。

2. 叙述者与作者分离

叙述者也不代表真正的作者，甚至在很多作品中叙述者的观点和鲁迅的观点是有冲突的，这也是间离手法的表现。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表达出的想法，不符合作者的理念，甚至存在不符合大部分读者理念的情况，激化读者阅读时的矛盾心理，促使读者跳出故事情节，对叙述者和故事情节进行思考。

在《孔乙己》中，叙述者“我”是鲁镇酒店的一个小伙计，和其他来酒店的人一起笑孔乙己，对孔乙己教他写字不耐烦。叙述者和作者区别在于“我”也是看客的一员，而看客又是鲁迅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批判的对象，此时叙述者和作者间有了距离。通过作者和叙述者分离开来，读者能够知道叙述者“我”作为一个看客是怎样的心理，把“我”也作为一个观察分析的对象，从而去思考看客为何出现、为何存在。而要想选择一个切入口去呈现故事中鲁镇酒店的场景，借小伙计之口展开叙述是较为合适的。小伙计看客之“看”，不仅对于孔乙己，还对于顾客、掌柜等其他登场在酒店的人物，他同样与这个场景中的人和事保持了距离。

（二）从叙事时间角度分析间离手法

1. 大量过去式的叙事时间

采用过去式的叙事时间，以回忆的方式展开叙述，与当前的时间产生距离，是一种分离手法。并且，这些过去式的叙事时间下的东西往往已经消逝，作者在叙述时强调了当下并不存在此事此物，这些东西只在回忆里出现，加强了现实与回忆的割裂，增强间离效果。

在《故乡》中，“我”回到故乡，在母亲点出闰土要来后，穿插儿时和闰土一起玩耍的回忆，此时的闰土是淳朴、活泼的，再切回现实遇见中年的闰土，此时的闰土饱受沧桑，与“我”产生了隔阂。通过回忆与现实的对比，打破了几时闰土的形象，那样天真可爱的闰土只存在于回忆中了，马上与当下的叙述者“我”拉开了距离。并且，闰土巨大的变化，对于“我”、对于读者来说都是一种陌生的形象，是间离手法的运用，为后续“我”的思考以及激发读者思考做了铺垫。

2. 以叙事时间变化切换叙事视角

鲁迅在很多作品中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而在一些文本中，虽然同样是“我”在叙述，但并不是同一时期的“我”，即穿插了不同叙事时间下“我”

的叙述或评价。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回忆性叙事中，以回忆中当年的“我”为主要叙事视角，穿插了当下的“我”的叙述。此时，叙述者没有变，依然是“我”，但是两个时期的“我”对回忆中的人物、事件或地点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通过在过去的“我”的叙述中插入当下的“我”的叙述，切换叙事视角，使读者在能够走出回忆，是间离手法的表现，强调回忆已经过去、不可追回的特点，从而用当下的认知、现实的眼光去看待叙事。

《阿长与〈山海经〉》中写到阿长送给我的《山海经》，“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以及接下来对其“刻印十分粗拙”的描写，是从当下的“我”的视角来看《山海经》，跳出了儿时的“我”的叙事视角。虽然小时候收到的《山海经》制作粗拙，但从现在的“我”看来，依然记忆犹新，对两个时期的“我”来说都是珍贵的。打断了回忆叙事，间离于当时的“我”的叙述，以成年人的视角把《山海经》的意义深化了，这不仅仅是“我”一直挂念的书，满足“我”的求知欲，更代表了阿长淳朴的爱。

三、基于叙事学理论的中学鲁迅作品间离手法教学设计

（一）归纳方法进行群文阅读教学

群文阅读需要文本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性，围绕议题成为一个阅读系统”^[4]，基于叙事学理论分析出来的共四种间离手法类型，把中学鲁迅作品群文阅读教学文本中运用同一种间离手法的课文选取出来，可以组合进行群文阅读教学。这样将中学鲁迅作品进行有机重组，加深了学生对鲁迅写作手法和思想主题的认知。接下来，可以围绕这类间离手法来选定议题，以结合间离手法更好地深入文本。

如选择“以叙事时间变化切换叙事视角”这类间离手法进行群文阅读教学，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社戏》三篇课文的组合为例，议题可以从“鲁迅笔下的童年与成年之思”“在成长中消逝的童年乐趣”等角度进行设计——在这三篇课文中，鲁迅都通过切换回忆中童年的“我”和现实中成年的“我”两种叙事视角，带读者跳出回忆情境之外，达到间离效果，从而在怀念童年的快乐时光一去不复返的同时夹杂着成年人深深的关怀和思考。通过群文阅读教学，要找出这三篇文本使用间离手法的不同地方，讨论交流这样的手法要表达出的思想情感的异同，突出对作者写作手法、叙事逻辑和思想主题的

建构。

（二）读写一体加深理解

读写一体是指阅读与写作互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阅读和写作相辅相成。在阅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关注间离手法的运用及其达到的效果，可以作为读写一体教学中“读”的环节。而“写”的教学环节，既可以学习鲁迅是间离手法的使用，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以加深对鲁迅作品的认识，提升写作能力；也可以顺着鲁迅作品中间离手法的思路和逻辑，同样利用间离手法将该文本进行改写或续写。

通过这样的读写结合，在写作的过程中既能够激发学生对于故事情境的想象，尊重他们个性化的思考，也能够紧扣作品原文，考查学生对人物的解读和对主旨的把握。

例如，学习了“叙述者与主人公分离”达成的间离效果，学生尝试切换叙述者，选择其他人物来讲述这个主人公的故事，是否也能较好地达成间离效果，亦或是产生了什么不同的情况。转换《祝福》中的叙述者为鲁四老爷、卫老婆子等人，这些人始终旁观着祥林嫂的人生，同样了解祥林嫂的结局，想象他们会怎样叙述祥林嫂的故事，可以对鲁迅的文本产生新的了解。

（三）从叙述者全面认识主人公

这里的“主人公”不仅仅指小说中的主角，也泛指所叙述的主要对象。由于鲁迅间离手法中“叙述者和主人公分离”的写法，可以看到对于主人公的描述，一般都是由叙述者来塑造的。并且，叙述者对于主人公的看法会随着事件的发生改变，曾经的叙述者和现在的叙述者对于主人公的观点也会产生变化，叙事视角的切换导致叙事文本中掺杂了对主人公不同的情感态度。需要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文本细节，区分开不同叙述视角，找出叙述者对主人公的情感变化，来全面认识主人公的人物形象。

《阿长与〈山海经〉》叙述的七件事中，可以看出儿时的“我”对她的情感变化，由此塑造出长妈妈立体的形象。但是无论儿时的“我”态度怎样变化，结合成人的“我”的插入叙述可以发现，“我”虽然知道长妈妈有着守旧愚钝的一面，但不以此批判她。“我”其实始终理解和爱着长妈妈，以此暗含长妈妈淳朴善良的品质，以及对“我”深深的关爱。通过叙述者“我”讲述长妈妈的事情，以及两个时期的“我”的叙述，向读者展现了长妈妈的人物形象。

（四）从叙述者全面认识叙述者本身

从叙述者的叙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全面认识主人公，还可以了解到叙述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叙述者对事件、场景、人物的描述，往往会带上他们的主观色彩，夹杂主观评价。从这些内容中，读者跳脱出文本，可以窥见叙述者的价值理念和为人，悟出真实的作者鲁迅在塑造这样一个叙述者时想要表达的主题。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会分析叙述者的叙述去认识叙述者本身，可以挖掘出鲁迅对叙述者的看法，甚至暗含自己的人生经历，从而得出更深层次的思考。

《祝福》中“我”在遇到祥林嫂之后的心理活动，可见“我”内心虽然对祥林嫂有着同情，但也有着自身的软弱性，从而引发对知识分子的反思。结合整篇课文文本，可以进一步发现“我”其实和祥林嫂一样，孤立于鲁镇之外，而且实则没有对祥林嫂的遭遇提供帮助。在她死后，“我”继续逃避问题，说自己的心情“懒散而舒适”，疑虑也“一扫而空了”。鲁迅刻意这样安排，与祥林嫂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以讽刺的笔调写出叙述者“我”虽有正义感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麻痹自己的形象。在学习理解时，教师要提醒学生联系时代背景，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思考鲁迅塑造这样一个叙述者“我”的用意。

四、结语

结合叙事学理论，本研究将中学鲁迅作品中的间离手法进行分析整理，解读作者是怎样在叙事中达到间离效果的，挖掘这样写法背后作者的思考。并据此提出四种教学设计方法，探寻了叙事学理论在分析鲁迅作品中间离手法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对于鲁迅作品的解读，以及中学语文中鲁迅作品的教学方法，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需要文学研究者、教师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人们长期挖掘、拓展。

参考文献：

- [1] 罗钢. 叙事学导论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3.
- [2] 王平.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2.
- [3] 孟醒.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间离手法 [J]. 鲁迅研究月刊, 2023 (03): 70-75+88.
- [4] 戴安琦. 初中现当代散文群文阅读教学议题设计研究 [D]. 扬州: 扬州大学, 2023:8.